

有福讀書堂叢刻後編

吳筠孫署檢



丹桂籍原序

丹桂籍者何文昌帝君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奉帝君之新命也顏子生愉兄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著於篇而先聖亦曰夢見周公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生愉爲元名臣苗裔六世祖廷表公以名御史立功黔蜀間政事之暇取陰騭文句加箋釋而生愉尊甫雲麓公復取見聞所及徵應不爽者爲之證康熙癸卯以後生愉復踵而誌之將謀剞劂而置於資藏諸篋衍者久矣生愉有子痘瘍內鋼諸醫束手禱於帝君而得夢事方殷先取原文授梓施百

丹桂籍原序

篇而隱疹驟發藥餌奏功今已舞勺能讀父書矣生愉所獲徵應若此者甚夥乃節衣縮食以爲梨棗計四歷寒暑克成此書蓋表帝心揚祖烈繼父志而又以勸善懲惡一事而數善備焉夫果報之說固非獨二氏也六經所垂往往皆是儒生操三寸管揣摩主司情事間有得當者則以爲吾文合度如操左券矣甚者側足豪門卑諛巧佞以潘安仁宋延清爲師而名掛慈恩躡躋華要則又以爲吾術甚善造化無權而積功累行之言眞塵飯塗羹矣不知榮辱之數先後之期冥冥者實操之而假手於人以成其事人自勞而天自定也不然者棘闈數萬席文工而摧於時術巧而阨於命者何可勝數於數十人之得則羨之於千萬人之失則忽之豈足與言

天人之際也哉然則禍福之理非有遠識者不能察其機非有定力者不能貞其守帝君之易陰隲文而曰丹桂籍也其憫天下之頑蔽而誘之以從善去惡也心亦苦矣子之生也亦嘗得夢於帝君矣有爲善之心而行之不勇顛毛半白瓠落無成每誦斯文輒爲悸悚而其交於賢士也幼則見生愉之祖長則見生愉之父又知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序之用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栢月同里吳昌祺綏眉氏拜題

福善禍淫之說吾儒竊嘗言之但其義約而該不言徵應而徵應自見若夫臚分條析昭然著幽明報驗之不爽俾智愚賢不肖可規繩而履蹈者則莫如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隲文

丹桂籍原序

一

二書是二書者繁簡雖殊勸懲則一要之與孔孟言大德必得禍福自求之語炳若合符故吾儒恆敬之式之不敢以非六經四子之書而置之也雲間顏氏世有顯德自元曆今箕裘弗墜而廷表先生爲明名臣成化之時著直節於西臺靖蠻苗於巴蜀功勳垂竹帛矣而從政之暇嘗取陰隲文箋註之至其曾孫雲麓先生復探見聞善惡之報爲之案驗以附於篇自是勒成一書足傳不朽噫兩先生之表彰懿訓啟迪後人可謂至矣大誥有云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甚言續緒之爲難也兩先生一創於前一紹於後闡揚淑慝以警人心卽此一書觀之而好善不怠世濟其美舉可識矣子遊雲間與先生之裔生愉君交最善生愉君出是

書相示且欲剗以導斯人屬予爲序予三復其書所釋所
驗無不字勒著龜文成砭石覽之者自當鉞心動容烏庸子
序第予觀生愉君之爲人愷悌樸誠父子兄弟間孝友相尙
家室雍和則其於是書也實有躬行之樂而且於曩年爲子
篤疾刊布陰騭文靈驗記神佑如嚮則其言徵應也更非詭
誕之辭以茲而告天下天下之人讀龔之書聞顏氏之風可以
蒸蒸於善矣康熙戊辰仲夏二十有八日錢塘後學王修玉
倩修氏拜撰

士君子爲善而欲邀福於天地責報於鬼神非吾儒修身立
命之學種因得果一切冥報之說其言易涉於二氏聖人所
以存而不論也雖然爲善者未嘗求福而福自隨之爲不善

丹桂籍原序

二

者未嘗不欲避禍而禍自隨之惠迪從逆捷於影響作善降
祥不善降殃已載之帝典王謨古人論其理後世徵其效其
義一也顏子生愉其先世柱史公箋釋文昌帝君陰騭文其
尊人雲麓先生復蒐討見聞以爲案驗生愉捐其館穀以壽
之棗梨己巳之夏哀然成集表章先志啟迪後學同人莫不
歎美而悅服之蓋桂宮寶號非仙非佛在地爲聖賢在天爲
司命舉天下之農商工賈千百萬億盡人皆裁成訓育之獨
於誦詩讀書之士尤顯化而勗勉焉若曰凡此曳逢掖染柔
翰者皆宇宙間之聰明俊傑爲一善則澤及於閭里爲一不
善則害及於蒼生故於尋常儔伍之外詳其淑慝勤其造就
令名好爵以鼓舞之窮愁拂逆以砥礪之其以陰騭文爲丹

桂籍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顏子視端行方省心窒欲行將胥一世而同躋善域其志大其願宏矣讀是編也爲之三復而弁其首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仲夏淞南舊史許纘曾敬題

題詞

積善餘慶作善降祥六經之訓昭如日星故歐陽子云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丹桂籍一書成於雲間顏氏余祖父力行有年余昆季後先入史館上玉堂懷庭訓服習依之今督學江南家君命付梓行世並期多士勉焉因爲歌泮水之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更爲歌有駟之卒章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督學使者昆明謝履厚敬題

丹桂籍題詞

四

後序

先儒之論爲學必先德行而後文章德行云何帝君曰行事必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衺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已是知內而身心外而家國祇此數語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余家世滇南祖父相承奉行感應篇陰騭文甚力屢遭兵燹幸獲安全默有神助歲丙午有自雲間到昆明者授吾父以丹桂籍一書云近奉帝君新命其勸戒士子尤切且歷有明驗時余年三十艱於嗣續吾父年五十入速於望孫遂禱於帝君前願依籍中所載隨時隨事行之果蒙神祐遞生三子科第聯翩無乃丹桂發祥之一驗歟余不敢祕用登梨棗以彰帝君誼誼戒士之意並與斯世其勉

之康熙五十八年孟春月昆明謝璉薰沐拜書時年七十有

二

凡例

一文昌陰騭經文實與太上感應經相爲表裏太上感應經註釋已多獨文昌經未有註釋此編得之先大夫從政之餘業已盡善而其中或稍有未盡之意章敬畧加增潤以俟後之君子再爲光大

一原本案驗先大人曲盡苦心博採已備特痛章敬罪深孽重天不加年致有近日報應之甚速而其見其聞者未及編入章敬仰承親志復爲補述篇末以昭福善禍淫之不爽

丹桂籍後序凡例

五

一經文慈悲廣大言約意該皆本聖賢中庸大道並無深奧難字僅可爲賢智道者但學有淺深恐天下猶有字音未辨遂致聖意未明者特詳音釋以便雅俗共勉

一文係聖經誦法者不可輕忽致罪但身在塵俗不能人人無間斷工夫故特分爲四卷以便誦覽力行

一索驗事實取之以垂法戒故僅照經文揆序先法後戒不及編次先達年代前後

一康熙丁巳秋章敬夢帝君授書一冊額曰丹桂籍啟視之乃陰騭文也因卽檢先大人所輯者而參訂廣益之敬付梨棗今幸告成夢復不爽故敢卽以帝君所示之額名其篇首曰丹桂籍顏章敬生愉氏謹識

奉行心法

周穀城曰讀感應篇陰騭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攻其惡此除之之法也二除畏避念學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難思退暴棄孰甚焉勿憚檢察爲煩勿視約束爲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鋼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爲善得名者增一名亦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使人知也可信節昭昭墮行冥冥乎五除徼福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效善力便減若有所求而爲之將無所求而不爲乎

丹桂籍奉行心法

六

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純與無善等古人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斷未有中道而自畫者也六念旣除五心斯發除自恃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邀福念則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而不獲契於太上帝君者吾未之聞也勉行者宜知之

丹桂籍註案卷一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麓補
六世孫章敬生愉校

文昌帝君陰騭文

註帝君是大元無上上德眞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一十八重地獄輪迴敬禮奉行誠心感格事驗彰彰絲毫不謬陰騭二字見於尙書洪範騭定也謂天於冥冥之中不忘下民求所以保全而安固之者甚至帝君括全文之義於陰騭二字中誠謂由此則安不由此則危不可不知也又云騭定也在人爲德在天爲騭以人之德定人之福故曰陰騭

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註云帝君自言也帝君以身勉天下之人故立言之初先

丹桂籍註案卷一

假吾以爲言正所謂現身說法也一十七世歷舉前之所閱歷者以示人人處士大夫之位爲善固易爲惡亦易以一十七世之久而不改厥心不易素履達摩所謂久長難得入者也

未嘗虐民酷吏

註民無位之號吏在官之稱民易虐而不以虐臨之吏易酷而不以酷使之帝君之仁可知矣而能信之於一十七世之久其德化爲何如乎

案子羔爲衛士師有犯則者子羔臨刑愀然旣而蒯瞶之亂子羔出走則者守門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乃

入焉追者不及子羔謂別者曰吾親則子子三逃我何也
別者曰則足吾之罪也公臨刑而愀然不樂君子之心也
君有不忍刑吾之心此今之所以脫君也

陶文僖公曰吾儕一列仕籍卽念念濟人利物猶慮罪浮
於德況可漫不加意乎憶我往歲出差赴越往來數千里
所用役夫不知若干念茲枵腹赤體之民皆人子也炎蒸
汗雨寒冒霜雪由此委填溝壑者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
由我作果報不誣能不惕然乎臨民者當三復斯言

林錦莆田人爲工科給事時議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奏罷
之後鎬死至一朱門中紫袍者索鎬善惡簿鎬見天平內
惡重善輕俄一叟手擲一小黃卷於善秤內忽偏重視之
乃諫罷役疏也卽命鎬還魂鎬問紫袍者誰曰宋參政范
仲淹也

宋鄭清臣爲槐里令虐酷異常移任歸民遮道唾罵清臣
愧憤以部民侮長官奏聞眞宗曰爲政在得民民心如是
爾政可知遂貶而死

救人之難

註難是患難如兵荒水火危急存亡旦夕不保之類救如
出人於水火之中拔人於鈇鉞之下呼之立應爲之恐後
所謂救也然亦要根前陰字大抵帝君之救人有救於人
所見者有救於人所不見者可見之陰隲易知不可見之
陰隲人所不及知者正多耳

案宋益國公周必大監杭州利濟局局內失火火犯當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應得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可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家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後夢神換帝王鬚官至宰相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隄遙見小舟浮沈波上有人據舟背呼救張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人有駕筏撈取貲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沈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笥遂沈此女及發笥見一庚帖乃卽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之報應可不畏哉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二二

明羅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倫歎資乏僕以拾金釧告倫大怒欲齎還僕曰如此往還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倘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婢夜潑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主母笞婢甚數尋死夫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釧與之全活兩命人卽以鼎元期之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果中鼎元

濟人之急

註急是窘迫如饑寒剝膚之災疾痛困苦一時無措之際皆是濟如以舟渡水免其浮沈漂沒之謂事無大小隨所遇而扶持安全之皆濟之之義也

案馮商無子往京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因綱運負欠賣女以償心傷離折耳商亟還其父焚券不取直歸妻問妾何在告以故妻曰用心如此何患無兒數月妻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中三元拜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年逾五十遠館湖廣歲暮歸家途遇一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鉅將賣妾以償不忍離折且妾去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詢所負曰十三金翁曰我同舟各捐一金可完爾夫婦事同舟者皆不應公捐束修與之未至家二日糧盡眾皆笑之歸語婦曰吾舟中饑兩日矣速爲炊婦曰安所得米公曰可乞諸鄰乎婦曰借貸

丹桂籍註案卷一

四

已多專候夫歸償之歸而復借可奈何翁告以故婦曰旣如此有山蔬可以充饑遂登山采苦菜作飯煮同一飽旣就寢方愁明晨又匱忽聞窗外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婦驚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夫妻同起向天拜謝明年果生一子名宏十九歲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宰輔翁生封吏部右侍郎

憫人之孤

註幼而無父曰孤憫則有惻然心傷爲之念其饑寒扶其顛危察其痛癢原其欲惡之意種種栽培俱在其內

案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眾逐之乃棄抱者與攜者奔逐得之眾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

己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挈兄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棄乎曰我夫尚存可望生育吾兄已死止此一縷存之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己子亦全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於許氏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下熟視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亦令此邑曾於此地爲毬導我戲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家數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先人不覺悲耳公呼吏問之大爲憫惻卽命家人爲易服飾送書許公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

別爲我女營匳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子安用盛飾於是二女並嫁許氏瑾因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上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爲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卽以己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孝養異常

容人之過

註凡人於己過則易恕於人過則往往苛求帝君度若滄海何所不容且過與惡不同聖賢尙不免過何況凡人帝

君於容之之中有原過恕過並有望其改過從善之意
案呂文穆蒙正拜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
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忿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人
則不能忘不如勿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佯爲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
他人又曰明斥公名豈罵他人公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
終不問罵者大慚公終獲壽考位至相國子孫榮貴無比
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上書歷詆其短沆遜謝曰俟歸當
詳覽生復隨馬後大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又不能引
退能無愧乎沆於馬上踉蹌曰某屢求退奈主上未允耳
終無怒色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一八

夏原吉爲戶部尙書吏呈精微批適風吹污墨吏伏地待
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次日朝畢入便殿啟上云臣不謹
墨污精微文書罪無可遁上令易之吏得免公以壽考終
明王端毅公恕巡撫南京嘗至吳市有一無賴子乘醉罵
公公畧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去

廣行陰瞞

註維天陰瞞下民帝君以士大夫之時其存心卽以天自
處如上文救難濟急憫孤容過之類皆以爲吾本分所應
爲而刻刻念念隨所見聞而爲之非但不求人知亦並不
著不欲人知之念而曰廣者如上文救難濟急等猶在人
所可知之中至於身處士大夫之位凡經國家定社稷康

濟下民興利除害一八一日之所爲一時一念之所感百萬蒼生陰受其惠而人不知之類甚多故曰廣行陰隲若以陰隲二字解作陰德陰功不免以人爲所至沾沾以功德自居不謂之陰焉得曰廣須知廣行陰隲卽上天無聲無臭之事非人爲所可限量也

案漢武帝時東方盜起帝使王賀等衣繡衣持節捕之作沈命法言有匿盜者沒其命也賀爲御史捕盜獨有陰德多所縱舍因自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爵吾活萬餘人後其興乎

嘉靖間台州應尙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某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得其眞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七

潛賣田得銀四兩僞作其夫書寄銀還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媳因不嫁不久夫歸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已嘉乃心命作陰隲尙書矣我何敢禍公益修陰隲後果官至尙書子孫登第者不絕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讀書二郎神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夫出外七年其母貧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卽歸商南去姑媳不忍別耳劉曲措十二金代其子作書言去家七年獲利五百卽日歸家先寄到銀十二兩等語商知其夫在遂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所爲之事與書無二母問子子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劉是年

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遂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知書銀出自公手俱往謝公不認此非見德也亦

引人於同善耳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溺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將銀救人遂呼漁人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人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廿三日事因還銀一事而子即免於死天道昭昭可為速報矣陰騭可不廣行乎

丹桂籍註案卷一

錢命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夫婦兩人泣別江邊甚哀德問之曰官遣甚急賣妻以償情不忍捨候妻去某即投水耳德惻然即以月媵所予金錢與之徒手歸家久而不死後見月媵復診其脈曰汝脈今平善有壽不知何故致此德述前事月媵曰汝陰德動天腑臟立變非吾術所能知也

上格蒼穹

〔註〕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形雖以天言而天不在上在人日用舉心動念之處帝君與天為一刻刻以天之心為心天之事為事有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而天又何時不格何事不格哉

〔案〕張孝基爲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人子乞丐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故態盡以家財還之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騶御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命主此山遂不見

東漢董永家貧無以葬父賣身傭工得錢營葬上帝憐之降織女爲妻日織一絹贖其身產一子名仲織女昇去後仲亦成仙

庾子輿吉水人其父出守巴西遷寧蜀而卒子輿扶柩歸時秋水方壯而瞿唐流更湍急子輿仰天大哭水爲退減十餘丈旣過水復如初此純孝之格天也廣行陰隲豈有

難格之理

丹桂籍註案卷一

九

宋紹興間顧妻張氏一夕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旦當斃於雷斧之下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於是易服出立門外桑樹下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上帝已知特赦汝矣天卽開霽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註〕上旣自言己之積功累仁以至格帝如此此復以己之修爲望天下而以帝天之錫福動之必者信決無疑之謂蓋人一生有司過之神覺察一歲有北斗稽查按季有三尸舉首逐月有竈神申奏人之所爲刻刻通天故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能爲善天必報之此正帝君一片

婆心鼓舞人爲善處夫帝君以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此心直如一日人能以帝君之心爲心詣惡莫作眾善奉行自然天必降鑒受福無窮可不勉哉

案鎮江太守葛蘩時刻以濟人利物存心方便爲念日用之閒莫非陰騭之事天卽賜其名登仙籍子孫榮貴

范元之素貧暑月沐於江得金一囊歸告子曰失此金者萬一死奈何且我失此金其情奈何明晨父子攜金至江濱俟之見一婦悲號而至問其故曰夫坐獄當死賣田救之今失去兩命不保矣元之卽還之婦泣謝而去天卽賜其父子同科十二世爲郡守卽此還金一事而天之報施如是況能如帝君之存心者乎

丹桂籍注案卷一

十

漢單于絕耿恭汲水之路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官吏將士渴疲恭向井拜禱忽水泉奔出揚水示敵敵以爲神明乃引兵而去

於是訓於人曰

註於是承上起下之詞上旣自述其功行以至格帝而動人以爲善矣又恐人昧於爲善之途而終於自棄也於是下文縷縷述爲善之效並指出造福之由心以訓於人有鼓舞勸動委曲誘人之意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註于公漢時東海人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

辯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皆允服于公門閭壞父老與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孫永侶爲御史大夫此以治獄廣行陰陽者也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註〕竇氏宋時竇禹鈞也漁陽人爲人素稱長者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乏壽宜早修德由是益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葬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賴之而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一

慶寺燒香於殿後階側得遺金三十兩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己物又有家人盜錢六百千書契於女臂曰永以此女抵償公憐之焚其券善撫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由公門貴顯者甚眾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五子八孫皆賜榮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尙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儻參知政事五曰儻起居郎公八十二

歲談笑而逝入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爲一時標表此以濟人廣行陰騭者也

救蟻中狀元之選

註昔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此救蟻之陰騭也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二

埋蛇享宰相之榮

註昔楚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無留後以害人也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也我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日也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兒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我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果爲楚令尹執政此爲人除害之陰騭也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註上文帝君旣言爲善之獲福如此動人以躬行實踐矣而又恐人之昧於所趨故指其爲善爲惡之主宰曰欲廣

福田須憑心地福田者種福之田憑藉也無窮之福全藉此心地上培植出來蓋人心本大可配天地故地之生萬物不息人心之生生亦不息地之養萬物無一物之遺人心之廣其德於萬物亦當無一物之遺此帝君廣之之意也下文種種陰騭皆由心地上做起故於此先言之

案昔呂祖純陽學仙於鍾離離授丹於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祖問曰終有變乎離曰五百年後當復變本質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心三千功行已滿足矣此正爲善獲福之必本於心地也

宋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當公卿接踵公曰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三

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地公有此心地故至今數百年來簪纓相繼多至宰輔

昔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物籍船底而以己物蓋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拋之及風定檢驗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僞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僞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闔家俱病死

行時時之方便

〔註〕方方員也便便宜也方員便宜人人所欲但人止欲圖自己之方員適自己之便宜那顧他人之方便不知方便已處卽思方便人處則方便人處卽是方便已處行者躬行實踐也時時無間斷之意凡一言一動苟有利於人者總是方便而要不外推己度人之恕耳子貢問終身行而子曰恕是正方便也昔葛繁嘗謂人曰子日行利人事四十年來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閒踏子曰且如此物置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人人可行愈久愈益此貧賤家皆可行者至富貴人處得爲地能以此心推之則凡救人失所之事以此積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四

無限陰功卽以此致無窮福澤可不刻刻存心乎

〔案〕商文毅公諱輅父爲嚴州府吏周人之急容人之過積善好施時行方便人多稱其隱德在署惟勸同事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囚解府必委曲救之多所活全一夕太守遙見吏室有光踪跡之非火也明日問羣吏家夜來何事對曰商某家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嫡嗣遍訪異人問其因果見一老僧甚異問之僧曰積累功德時行方便勿得獨厚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此後時時行方

便施恩布德者三年往五臺山訪老僧數日不見忽有行童手持一卷言曰老僧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誠心服之必有富貴子孫因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復往五臺仍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員外謝歸奉行其語二十年後多嗣且貴焉

湖州韓某忠厚好善嘗爲府中阜隸時遇一官酷虐每行杖必要三板見血受杖者不勝其苦韓密鑽杖下一孔藏豬血於中復以竹片鑲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而豬血濺出人陰受其福者不少又凡於衙門中隨事方便委曲救人見詐索人財者往往爲之勸解終身不倦後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五

生子爲參政孫爲狀元

漢陽熊士章舉明經樂道不仕一生以方便爲念每日袖銀一包俟貧老幼孤者過卽予之日以爲常徧國中知公好善有急必與雖源源而來弗之倦也一日里中失火延燒千餘家時歲暮矣公念此被災者何以度歲乃計口出新米給之是日施與幾及千金公時行方便如此壽八十有八無疾而逝子鳴盛辛酉經魁孫伯龍順治己丑鼎甲翰林學士曾孫正笏康熙戊午經元一門榮盛

王文肅公痛子天卒祈夢於于忠肅公夢忠肅公曰汝記客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前有巡道誤執海商爲盜眾憐之欲求公一名帖往解公不允二十七人

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爲也

作種種之陰功

〔註〕利益之及人者爲功功在人所不知者爲陰陰功之妙妙在德不自德功不居功故陰功爲大種種者無盡之詞也蓋積功而不欲人知乃是真心實意爲善者上帝鑒之獲福獨厚若積功而爲人所知則已獲其名名亦福也造物惡名故獲報淺

〔案〕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荒歲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六

貧者不時饋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周寒士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俱登高第

薛玠字藩卿弘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只道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隲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陰功陰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語因隨事廣積陰功子孫之登第者不絕

蘇州陸孝廉在新於順治乙酉夏偶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其年止九歲姓韓住揚州因過江爲大兵衝散陸卽

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直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又一年館於他邑將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中欲相隨陸拒不納婢欲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並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試金陵途中拾銀一包特持留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闈中閱至陸卷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考官既賞其文復異之遂中式

先生爲雲間郡博親述此事章敬因補入之

利物利人

〔註〕物如飛潛動植之類人字所該甚廣功在於物爲利物功在於人爲利人昔聖王以仁民之餘恩及於庶類卽是利人利物之意今人於利物之事閒爲之矣於利人之事往往吝嗇爲之帝君以物與人兼言之其所及者全矣中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七

庸言盡人性卽是利人處盡物性卽是利物處

〔案〕陶隱居已獲道要修合本草濟世活人甚多而不得上昇托桓闔訪之三日桓君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蟲蟲水蛭爲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遂昇仙去

宋里老陳元植粗有家業好行陰隲不特利益及人卽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百鳥飛鳴而至一夕夢一緋衣人長三尺餘謂曰爾命本促以盛於陰德一切物命皆所濟活故能延之年至九十九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緋衣人拱立曰君壽不踰四十上帝以汝利物利人故命我護爾今已百歲辭歸天上瞥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述之凡

事俱畢逾月無疾而逝

太湖開村民惟事屠豕獨沈文寶家好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爲時常買放魚鳥眾笑其迂後一人夢鬼執旗相謂曰除沈家排門並插之未幾一村瘟疫死者過半惟沈闔門平安享高壽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駮懦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三人共推駮懦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而去駮懦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壓死此損人利己之報也

修善修福

〔註〕修善如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修之於身者皆是修福如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一

利己利人澤及萬物延及子孫者皆是修有爲之不倦自強不息之意人能念念知修事事思修則真好修之人矣尙書之言福有五一日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修福者培其已至種其將來要之修福不外修善蘆樞靜語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夫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案〕昔有儒生數輩問於中峯祖師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微賤某人惡而家門昌盛何也中峯云天之報應寧有差也大凡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罵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

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者
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有
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

宋趙康靖公嘗置二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
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旣而絕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
瓶豆亦不用此可謂修善修福者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有大難王素信其
言因急往蘇州收賬寓中晚步見一婦投水志仁急取二
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惟畜一豕抵
償租米昨妾賣之不意皆假銀也租主甚厲夫婦筮楚且
不聊生故尋死志仁倍價周之歸告其夫夫不信同婦至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九

志仁寓訊焉志仁已寢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志仁厲
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我夫亦在此志
仁乃披衣而起纔啟門牆忽倒臥榻已壓粉碎矣夫婦驚
歎而去志仁歸復遇相者駭曰子滿面陰德不獨免難抑
且獲福連生三子兩登第此修善而獲福者也

常熟徐翁好濟人利物凡一切善事無不盡力行之數十
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
舉人郎其子枋果鄉薦翁積德愈厚鬼又歌於門曰千不
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枋果登第官兩浙巡撫
此則修善而獲福者也

正直代天行化

註正不偏之謂直不曲之謂此天地自然之理人能體此則可以參天地育萬物故曰代天行化化字該得廣自有而之無謂之化自無而有亦謂之化此化字未抵主化人之不善而之於善上說居多代者天有所未及而人代及之也自此一句起直至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皆爲善修福之條目帝君存心至慈不過誘人爲善隨人舉心動念皆可以爲善不拘拘於一門也

案周時虞芮兩君爭田久而不平乃朝周入文王之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閒

田而退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二十

漢陳實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皆曰寔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整衣冠呼集弟子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懼投地請罪實復徐諭之遺絹二疋令其自改自是一郡之內風清俗美無竊盜者實壽考而卒哭而來弔者三萬人子元方季方爲一時名士孫羣仕魏爲尙書世世顯達

漢延壽爲左馮翊民有兄弟爭田而訟者延壽曰吾爲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送不爭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

王烈字彥方爲人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心與布勸其自新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訪其人卽先盜牛者也諸爭訟欲質者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夫盜天地生成之缺也公能化之是卽代天行化者宜其享壽考獲遐福矣

唐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汾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陽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駟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崔中丞寬居第宏侈亟毀之其化人如此

宋楊旬爲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子文筆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次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致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慳囊今取與公看第一個囊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十餘文次樣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決罪囚有吏胥入輕作重某爲小心平反從死罪

減爲流罪者卽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爲杖罪者投一次樣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投一小錢又奉太上感應篇行種種利人事今日男奪大魁皆旬平日正直奉公陰積功德致之也

萬厯乙未進士陳毅軒爲諸暨令邑有淹女之俗乃委曲設法勸止念民苦嫁贖爲定上中下三則裁定禮儀卽著爲令無爭厚薄民甚便之其俗遂化辛丑覲歸同子文莊宿泰山夢神授詩四句中及禁淹女事且示後報壬戌文莊果探花及第

慈祥爲國救民

〔註〕上文正直以心言此慈祥以其善氣迎人用正直之心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以及物言之爲國救民四字不並說未有爲國而不救民救民正所以爲國也故有橫徵暴斂以實軍需非不爲國然不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此不能救民卽是不能爲國又有徒知撫字姑息幸安非不爲民然不知邊隅不測殃及無辜此不能爲國亦卽是不能救民所以念念救民正是念念爲國非爲國別有爲國之事救民又別有救民之事也士人居官權勢可爲行一善勝常人億萬善作一惡勝常人億萬惡語云當路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代天行化至下文敬兄信友此是善之大者奉眞朝斗拜佛念經此又帝君隨人所好而曲爲之引誘處不可作一槩看

案司馬溫公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呼曰司馬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事公薨都民罷市而哭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此是爲民卽爲國之大者

朱文公爲江西提刑見貧民衣食困乏行常平社倉法夏受粟於倉冬則計米以償貧民得遂生養又憫貧家子弟無力就學檄所部廣設義學選士之有行者歲給餼廩廣收教之縣官課其殿最於是民皆知書風俗大化

景泰中徐淮大饑死者相枕上命王紘巡撫紘至曲盡救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荒之策河南山東流民踵至紘不待奏請卽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爲之裹糧鬻身者爲之代贖死者給棺更埋葬之然後疏聞上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民矣紘之子孫至今科甲不絕

成化時御史獲盜三百人卽陞四品俸時御史王珣按吳部中所獲者數千人珣察之多非實悉出之曰我不忍以殺人求進也後官至都御史四子皆登進士

雲間顏廷表公諱正字以平景泰甲戌科會魁也初任監察御史繼陞副憲一心以爲國救民爲念耿直不阿同僚鮮洽時四川洞蠻趙鐸反官兵屢進俱陷朝中舉公進劄公膺敕命連戰連北遂默禱於上帝曰某奉皇命進勦叛

逆以安萬姓非敢黷武若社稷有靈斯民未喪祈天默佑
之明晨領兵復進若有神助賊炮自擊公鼓力銳進得平
西蜀國奠民安至今祠祀不衰云

忠主孝親

〔註〕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孝者順親合理之謂忠孝二字是
立身之本不求報不求福爲我本分所當爲之事人每於
放生念佛沾沾爲之至忠主孝親之大置若罔聞卽放生
念佛亦甚無謂故帝君特拈出此一二大事首勉人爲之
不可不知況忠孝二字卽學仙學佛之人亦必從此爲明
心見性入門第一條正直之路故東廚司命曰人雖有應
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惟大忠大孝今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五

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
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釋家亦曰人不
供養父母而事布施者是謂惡德執言三教有異哉故尊
卑不等爲臣者各盡其心貧富不同爲子者各竭其力

案晉顯宗時以厯陽內史蘇峻不應命攻青溪柵下壺爲
尙書令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珍野亦死於敵其母撫
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唐蔡廷玉朱泚謀不軌廷玉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
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作逆卽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復囚之
問曰省過免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得名泚不能
屈後歸朝歷仕顯要考終

宋呂公誨爲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恍見青衣人授以一丸曰上帝卽日南遊炎州以子至忠特命糾正羣仙彼州大熱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終時宋明復初登第遇公於湘江見公跨一玉角鹿左右擁衛甚盛明復迎謂曰君其已仙乎公曰我此行侍上帝南遊不及歛曲乃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吾今從帝爲司直更有何人掌柏臺言訖忽不見

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祐間元兵告急下詔勤王公舉兵入衛屢冒矢石元兵襲公於興國縣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奉帝遷於崖山加少保信國公公方飯元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五

兵突至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在道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揖不屈辨論侃侃元兵幽之小樓三年乃殺公於柴市臨刑南向拜而死衣帶中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裔族鼎盛無比明于謙爲御史正色直言不避權貴歷兵部尙書適王事多艱寢處朝房經年不返私室國家危而復安諡忠肅春秋享祀至今不衰

明劉理順甲戌狀元也甲申闖賊破京師公從容正衣冠自縊書衣帶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我何不然旣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公旣沒賊登堂

而拜下泣者不一

雲閒吳嘉胤字繩如明甲子科孝廉也素性廉介剛直不屈官南京戶部主事乙酉年大兵困金陵公誓不兩立過剖心亭曰浩氣丹心養於平日我恨不能剖心耳城將下公正其衣冠縊於松林下旣縊矣復呼家人張祥曰冠刺未正爲我正之遂從容而逝

元時秦閩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閩夫病篤以前妻之子託柴氏撫育柴無二心後有惡少年殺張福家人福訟於官連及閩夫前妻之子罪當死柴氏引次子到官泣訴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此乃我之罪願勿加於兄問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始得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六

其情官歎曰妻能割愛以從夫言子能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因奏其事於朝赦之而旌表其家噫天下之爲繼母者當以柴氏爲師法矣此卽忠主而孝親者也

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令謀殺分其家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乳哺乳乃自生汁備嘗辛苦續雖孩穉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後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

在此數日乃去夫以廝養之卒尙知盡忠如此凡居官受祿爲縉紳先生者可不各殫厥心乎

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鱸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鱸婦汲水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此我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舉孝廉爲郡守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喪父家貧事母至孝後家稍豐孝益至娶妻有子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使婢給事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有所失母遂不之強母喜食新百方求市不惜倍酬其直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七

宋山陽徐積字仲車父卒時方三歲哭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止旣冠事母益孝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尙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公以父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愧然不敢加足耳太夫人病終號慟嘔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循古禮哀呼問視一如生時郡守延教生徒後授本州教授卒贈節孝先生

明崑山顧鼎臣父諱恂五十而生公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已算增親壽一夕夢黃鶴飛從天來近視卽所焚表也末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

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恂果臻上壽鼎臣登第猶及

見之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馮氏天性至孝姑年高病篤毛又運糧赴京婦乃沐浴更衣夜晚籲天代死取刀刺脅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揜刀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刲時月尙未出天忽明淨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刲肝一葉當卽和羹進姑姑甫嘗便覺甘美問是何物婦詭言鄰家獲一鹿此鹿肝也姑食之病隨愈彼時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揜小姑覺之合家驚傳姑方知其救已也痛哭感恤之時有新安諸生江天乙著奇孝驚天集以傳其事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錢塘徐公旭齡號敬菴父羽儀館於江右玉山縣鼎革時爲兵所害敬菴聞之號躡嘔血遂子身往尋父骸遡流而上艱險備歷將至其處夢父曰汝要得我骸須問毛十七公訪得其人引至墓所見枯骨纍纍公呼號滴血方得父骸負歸又遭大風覆溺親入水中撈救歸家安葬順治辛卯科主司誓求真士夢神投一孝子卷明日閱徐卷與夢中所見無異遂登鄉薦至乙未魁南宮今爲都御史巡撫

山東

雲間顏公諱文瑞號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年甫十三卽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頗愛弟悉以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楊侍講女爲室氏事翁姑益

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嘗以銀錢隱投親笥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恆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戚欲舉公孝行公堅卻不許

文安縣有居民娶婦美而不孝姑每夫歸必泣訴其苦夫常默然一夕夫出利刃示婦佯曰汝常訴姑不容今持此殺之何如曰願也夫又佯曰汝且謹事一月令人皆知汝孝姑惡然後密行此事婦如其言因怡顏柔語晨昏侍幾一月矣復取刃夜呼婦曰姑日來待汝若何曰非比前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懼然曰姑今與我甚好不可殺

丹桂籍註彙卷一

三九

也夫握刃怒視之曰人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故長而娶婦正爲事舅姑生子息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大逆吾藏此刃實要斷汝首以快我母之心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盡爲婦之道表我母待汝之心而安受我刃也婦驚懼拜泣曰幸恕我死我當畢生承順父母不敢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姑婦交睦共成慈孝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曲以悅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嚴寒赤身勿恤葬於野卽露宿棺旁日

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楊一遂致富夫以乞丐之夫尙知孝親而格天如此等而上者可不勉乎

唐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愆一日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貞觀十一年父使刈禾張目懷恨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昔有人至陰司見殿上對語云萬惡淫爲首百善孝居先故古來之孝逆獲奇報者不可指述今畧舉一二以爲人子之法戒云

敬兄信友

註兄是父之類故當敬友是疏之屬故貴信敬兄則近於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父者皆孝矣信友則獲於君者在誠矣敬不在虛文而在實德信不在一日而在平生自正直代天行化至此皆善之大者人不可務其微而忽其大爲其易而畧其難也自此以下奉眞朝斗等事皆爲善之助也有識之士宜知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故家庭之閒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宜矣如父不慈而子孝兄不友而弟恭是難能也人當勉其所難亦不可忽其所易朋友以義合惟信可以相孚而敬兄信友者先須孝弟中庸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況事親孝必忠於君事兄

敬必信於友故孝弟尤爲立身之本

案五代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七子一日謂選曰今與子析籍分爲二吾與汝各受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爲八叔固辭選讓益力因析爲八選時年十七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獨物色曰南宮高第惟此少年同輩笑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故許之發榜果高捷

晉顏含字弘都兄畿客死輟歸其父夢畿曰我爲醫所誤未應死可急開棺含時尙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尙喘含旦夕營視足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嫂目失明藥須蚘蛇膽合力求之不得忽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也童子卽化青鳥而去嫂目遂明含後出仕官至開府南齊劉瓛夜呼弟璉不答至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遲璉曰向因束帶未完故不敢應耳其敬兄如此後爲名臣

歐陽池兩兄皆庶出父欲厚嫡子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異否舅曰無異馮曰服無異分產獨可異乎舅大悅乃均分之人處財不爭難處嫡庶不爭尤難婦賢若此不更難哉

宋米芾處友極信每將書柬於友至頓首字必叩首者三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詔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

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己物鄭歸壺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貓爲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後宋太宗時旨表其門曰二難以爲妯娌師法凡爲家長者不可不時以此宣揚化導之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蕩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箸五年兄蕩廢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迎兄嫂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以供伏臘今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券焚之授兄筦鑰更出所蓄償兄逋負二千餘緡次年彥霄父子俱鄉薦登第

黃士俊號象南廣東順德人也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兄病歎曰惡有急功名而緩吾兄哉遂速歸萬曆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敬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向兄叩首曰弟今再不敢欺兄矣富訝問其故貴曰被卒拽赴城隍廟跪階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欺兄罪百杖將責貴惶懼大呼曰貴愚蒙自今改過敬兄矣卽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還觀此改過亦動神聽

晉羊祜鎮襄陽務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疾求藥於祜祜以丸藥予之抗卽服之不疑或以爲言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後祜卒襄陽人信服之以祜

好遊岷山遂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

宋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聚錢三萬助之道至滑州至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其母兄欲賣女以辦喪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又爲嫁其女而去

明祭酒李時勉忤王振囚於監門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先謁銀臺銀臺懼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上蒙恩並釋師生相信忠義千古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三

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家中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敢獨止此巨伯曰友有疾不忍棄之願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義班師而還

江文輝爲諸生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馮旋墮水死同列以試迫倉皇散去江獨留殯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罷人皆以爲迂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

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不敢
答德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恩
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並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
非遂成富室後德生子仲遠登第官至尙書

吳獻臣在太學時與羅玘相好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親
爲煮粥負之登厠日夜數十次不倦後玘病愈與獻臣同
登進士常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獻
臣也

或奉眞朝斗

註三教雖殊其源則一能從其教皆可入於聖賢地位帝
君惟恐人不入於善也故隨人之所好以誘之曰或奉眞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四

朝斗或拜佛念經眞者道教之尊稱斗乃中天斗極北極
天樞上帝在焉其尊無對北斗神君卽紫微帝君主人閒
善惡生死天壽之事故養生家忌北首臥北向坐食必冠
帶犯者魁罡神責之奉眞朝斗古卽有之近世爲盛誠心
所致其感神焉故有道之士能以正直存心刻刻與天心
往來則眞亦不必奉斗亦不必朝也如或未能而留
意於此此亦顧諟天之明命昭事上帝之一端故或之一
字亦是帝君推而言之之意斗姆天尊勸世文云世人拜
斗拜天上之斗耶拜心上之斗耶拜天上之斗拜猶不拜
也拜心上之斗不拜而拜也所謂心上之斗者凡二十有
七條不能殫述要不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修身立行之

事而已否則徒拜斗之像叫斗之名稱斗之號神方惡而厭之其佑而救之乎故曰拜時拜不拜時亦拜天上有斗心上亦有斗也

案孔子六經旣成齋戒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靄騰空有北斗大聖位居其上二星宮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閒善惡左輔右弼之星若人至心皈依敬禮便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

管輅春暮出郊見一少年輅問之答曰趙顏年十九歲矣輅曰汝貌美無壽三日內必死顏歸告於父父急追輅求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五

救之輅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中大樹下見盤石上二人弈棋一向南坐者穿白袍貌甚惡一向北坐者穿紅袍貌甚美汝將酒脯勸之待酒食畢哭告其事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次日顏攜酒脯入南山行五六里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奕棋顏跪進酒脯二人不覺飲盡顏哭拜於地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我二人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取籍視之曰汝今十九歲吾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活九十九回見管輅教他休洩漏天机必有大罪紅袍者出筆添訖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袍者南斗也穿白袍者北斗也南斗註生北斗註死今已添之子

復何憂父子拜謝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九拜寒暑無間後以罪下獄自知不免日日拱手誦斗姆咒一夕朝審爲曹石所喉必欲置之死地命官校繫掠有貞隨行念誦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懼而退殿有貞遂得免死謫戍又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蹲者七時人皆謂斗神之應

常熟縣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有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煙焰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窘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十六

存

荆溪北鄉周孝侯爲母病甚向北斗祈算病旋愈且長壽號其里爲感孝墩其孫周子南遇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祭一日遇一醉生責以邀福媚神推案而去子南益深敬禮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汝傷我父痛徹骨髓命垂殞奈何子南曰汝父獲罪於天非我咎也其子猛省同父望北斗頭悔罪乃安子南至老無疾談笑而逝

吳婦盛氏姑俞氏臥病十年婦每夜與夫禮北斗焚香祈祝不少間一夕夢偉丈夫七人至其家曰爾夫婦孝敬至誠爾姑保無虞矣未幾愈

崑山魏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人誤鍼其脛久而不行夜

夢白髯老人曰子何不誦北斗經乎覺而異之適有道士問疾以夢告道士曰虔誦斗經卻病延年乃日誦斗經三遍夜必叩禮足楚遂瘳後壽至百歲齒髮如壯誦禮不輟順治丁酉桐城方氏以場事獲譴徙甯古塔闔門朝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燈已黑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眷屬跪祝曰某等俱望生還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放歸

或拜佛念經

註孔子爲中國之聖人佛是西方之聖人其說同歸於明心見性但後人奉佛者都不識佛教之要今與俗人言佛未有不歸於拜佛念經者夫拜佛念經此俗人之所爲佛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七

俗僧之所爲佛也佛亦何嘗區區教人拜教人念哉不但此也並何嘗教人必棄妻子去父母以坐餓七習禪觀爲事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色與聲蓋指拜佛念經之人言之也然而帝君慈悲爲念不但爲上乘人說法並爲下乘人開方便之門故拜佛念經亦或及之爲不知拜不知念者說法也經常也至精至妙不可移易之謂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帝君不言誦而曰念正見口耳之學無益念想之功無窮蓋經之所載不過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絕人以非禮非義之萌若徒口邊誦過不加心領神會徒記遍數不以善惡自反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念經者於勸善處必思我有是否有

則忻幸無則力勉於戒惡處必思我無是否無則自慊有則痛懲念得精熟則行住坐臥念之所之無非聖賢經典人能從此知佛之所以爲佛經之所以爲經由拜而識不必拜之爲拜無時不拜之爲拜不必念之爲念無時不念之爲念則庶幾矣

案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漢明帝夢一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傳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四十二章及沙門由是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帝時而盛佛者覺也以覺悟羣生也釋迦佛茶毗時有五色如珠光瑩堅固此名舍利阿育王造塔以藏之名曰眞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太宗命取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九

舍利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二級以藏之如來旣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爲佛瞻敬之杜詩有方知象教力句謂以形象教人也

吳太宰詔問孔子孰爲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李士謙善參元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儒日也釋月也道五星也客不能難蓋三教之道如日月星辰之大明於中天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云非心非佛大梅曰

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唐天寶中張無爲遠歸關閉倦坐橋下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使一人至布政坊取十餘人內二人一則同里王翁一則其妻也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惟無爲妻誦金剛經吉神護之故不得少頃無爲歸見妻猶在誦經曰汝常不外宿故誦經以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王翁死矣無爲懼因以告妻妻亦懼卽奉長齋日誦經不斷得免且長壽

宋臨安張公子嘗至一古寺佛無手足請歸莊嚴朝夕禮拜建安時金兵犯界張伏古井似夢非夢見所拜佛謂之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九

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至此殺汝奈何張怖甚次日果有一人持矛臨井叱張出欲殺之張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佛語告之其人擲刀於地曰冤宜解不宜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冤何時了然留此恐爲後所傷復與同行數日而別

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爲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饑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至削盡數人曰此皆小過吏曰不燒香卽是無敬奉天地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符驚寤因自述其說以告人太倉王奉常時敏字烟客文肅公錫爵孫也篤奉佛教每

味爽卽盥漱禮誦金經自十七歲以來凡七十餘年未嘗少懈一日孝廉陸允升夢至一寺見六人挑豆六擔黃豆中雜以蠶豆一僧指曰此皆烟客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陸醒以告人咸稱歎不止公生子九次子揆乙未進士第八子揆庚戌進士入詞林幼子抑丁巳經魁孫原祁庚戌進士一門榮盛無比鄞縣史狀元大成號立菴父封翁素積德嘗置一巨盃盛飯供佛後卽作盞飯有甯波某寺一僧法號大成者誓願化盞飯供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爲常如有年一日忽見僧大成入戶索之不得遂生立菴公卽取名大成持胎齋至順治乙未狀元及第

丹桂籍註案卷一

四十

李八患大痲瘋三年百藥不效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來與藥一丸李受之不肯輕服夜夢惠藥僧曰吾乃觀世音也因汝平日以穢柴蒸作觸犯鬼神所以患此瘋症又以汝曾誦經三藏特賜汝一丸救苦丹緣何不食醒卽服之凡七日遍身脫皮鬚髮復生李郡君向拜觀世音誦大悲咒一日有老媪至其家遺珠而去久不至郡君呼而還之後感疾至陰府乃誦大悲咒其堂搖動不已冥官凜然曰放汝歸矣且汝曾還老媪珠當增壽二十年歸見屍臥帳中驚而覺益奉大士壽至百歲

吳門戴舉人惡業甚多但拜大士極誠日誦大悲咒無閒

病死數日有鄰人死而復醒述冥司曰汝壽已絕因三年前曾勸人完一夫婦故增汝壽一紀並述見戴舉人桁楊桎梏質冤無數冥司曰卽汝淫惡當受油鍋地獄忽鬼卒扛一油鍋至猛火沸煎驅戴下去戴惶恐無計惟口誦大悲眞言一句忽殿宇搖動油鍋散解地化白蓮冥司起立謂質冤者說他有此眞言有何地獄可以拘禁得放他託生矣冤鬼堅質冥司曰嘉興吳某爲惡近因求子爲善待他去轉一轉來忘此眞言可以處置我今得生欲往嘉興吳家看果得子否及至果得一子觀此知拜佛念經之功不特爲善者可以超凡入聖卽爲惡者亦可暫脫地獄此近年事也

丹桂籍註案卷一

甲一

張慶爲獄吏時行方便好誦法華經每重囚就戮爲之念佛誦經一月乃止八十二歲無疾而卒子亨爲顯官孫六人皆登第

山右張玉有女名佛兒年十五好誦經典忽暴卒半日甦曰被二鬼捉過父嶺見二鬼以黑被裹二人納之陳家次將花被裹兒且曰汝負他一千五百錢今當往還他一綠衣前曰此人念般若經姑恕之因失足墮地下乃醒其父明日往父嶺訪之果有一陳家夜生三犬二黑一斑斑者墮地死急歸取錢還之陳不受將錢作好事云

吳門蔣氏康熙元年三月閒病腰疽血流不止將終忽夢一老嫗云汝虔誦白衣大士咒一萬二千遍刊印廣施病

卽痊氏拜諾頓甦虔誦圓滿病卽愈因卽刊施不倦
吳郡高受人餽玉佛愛其玉美截爲環後竟坐飛語有口
無辨腰斬於市毀謗佛者當以此爲戒

報答四恩

註四恩是天地君親四大恩天有覆我之恩地有載我之
恩君有成我之恩親有生我之恩此皆罔極之德何可不
思報答但報答之道亦無他術上言正直代天行化卽可
以報天地之恩慈祥爲國救民卽可以報君之恩忠主孝
親敬兄信友卽可以報親之恩總之多行恩德廣爲利濟
不虛天地君親生我之心則不報之報矣世之言報答者
不能實行功德而僅以納燭焚香結壇修懺爲事豈不謬

丹桂籍註案卷一

四三

哉

案邵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
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
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縱貧來也不妨

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舉事動心必以天地君親爲
念嘗曰人若忘此四大恩則與禽獸何異凡教子弟及生
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忽有羽士三人飄飄若仙至其
家曰汝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無淫佚高大門牆後
公生子三孫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學士者三人登
仕籍者濟濟

廣行三教

註三教卽儒釋道也儒以孔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道以老子爲宗三教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各失其真因各立一門交相非謗此皆三子之罪人也而拘儒之詆佛道尤甚不知佛之爲教廣大慈仁道之爲教清淨無爲實非異端比者然而三教必以儒爲先儒之一教其道無所不該今人學儒而都不知儒儒豈僅讀四書習八股之謂哉後代帝王從事於佛從事於道未有不至於覆國亡家貽笑千古而從事於儒者又不過紆青拖紫汨沒於富貴之一途因而釋道兩家又得以方外之說誚之此誠三教之罪人也苟有真能廣行三教之人以一而兼三皆不落三教窠臼乃是三教之真傳矣昔孔子爲儒而問禮於老聃稱佛爲西方聖人是誠廣行三教者故得爲三教之宗若今而有行三教之人吾與之言三教則三教可以不分而爲三庶三教之本來不沒廣有由己及人推而遠之之意行如日月之行於中天無微不照無遠不屆如江河之行於地下循環不止川流不息

案袁了凡曰儒與釋道教雖分門理實一致所以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脫離塵網經世出世者也故凡見聖賢廟貌經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揚正法弘宣懺悔尤宜勉勵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卽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美行不分三教捐資刊布冀人警醒一夕月晦夢帝君語曰汝有

善心廣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教典籍不學而曉廣布流行後子孫悉俊拔多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南昌一士子素好談諧令尹改建文廟遷聖像十餘人舉之不能動士謔曰是之謂仲尼令尹正色曰汝爲士而敢侮聖耶士慚而退是夕夢追至一所有官叱之以侮慢先聖令杖三十醒遂癡自此不識一字子孫流爲丐而絕

安能知此哉

丹桂籍註案卷二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麓補
六世孫章敬生渝校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註〕上文以廣行三教一句收拾奉眞朝斗拜佛念經兩途而此下又泛就濟急救危等縷縷言之教人隨在力行善事皆廣行陰騭之類也濟救也急如疾病則藥餌急死喪則後事急饑寒則衣食急刑獄則贖緩急婚嫁則妝奩急之類涸水竭也轍是車輪輾迹涸轍之魚極形容迫於待救不可稍緩時刻之狀彼泄泄成性我見人見未化者又安能知此哉

〔案〕范文正公知邠州偶與僚屬載酒登樓甫舉觴見衰絰者往來殊倉皇遣問之乃一流寓官暴卒棺殯不能具也

丹桂籍註案卷二

公爲罷宴厚周恤之

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倉賑濟郡守皆曰須奏請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卽死今刻不待時矣奏豈能及乎諸君但勿憂有罪我當自坐當日卽發賑之所活無數公享壽考子孫榮貴無比

張繡邯鄲人家貧無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鄰人生三子俱幼犯徒擬賣其妻繡懼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兒送之遂生國彥歷官刑部尙書

李凝家貧而好善時有平陽耿廉械送京師中途妻忽欲產人皆不肯納妻臥草中哭泣甚哀凝見之留入室曰人

孰無緩急何必以入室爲忌哉倘產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不能生我甯留之而受不祥何忍死其母子後凝家非惟無有災禍抑且百福駢臻蓋其報也宋濂太史高其行爲之傳備述其事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註拔人於苦難之中曰救危是危迫如死生存亡之際危更有甚於急救更有大於濟者雀鳥名羅網罟也密是周密網罟張滿毫無遺漏鳥雖未死已無生路豈不危哉昔湯見人張四面網命解其三此所謂救密羅之雀帝君言此以喻救人之危當如是也人若能設身處地則不患心之不切救之不力矣雲笈七籤云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壽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一

一紀若救善人又當倍之眞武垂訓云凡人在顛沛危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案唐郭元振夜行見一大宅燈燭輝煌而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問之曰此地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金醉妾於此而去公大怒曰吾當殺之以救汝言未已果見車馬人從隨將軍入公將佩劍斫其腕及走視之一猪蹄也天明令鄉人躡跡尋之見大塚中一大豬無前蹄羣射殺之此女得生一方除害後元宗時公爲宰相

周文襄公忱閱一死獄欲活之無由反覆不安形於愁歎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靜心立聽至一處忽點頭曰

幸有此可生乃出其罪此誠如救密羅之雀者

蘇軾知徐州河決城將敗公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率其徒屬築長隄害不及城而大雨不止河勢益暴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一城生靈賴以保全後徵爲學士兼禮部尙書

金石臯在定州縣人王八謀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約數千人其黨持其籍發之臯主鞫治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姓名不可復得止坐爲首者後臯享高壽子孫世世貴顯

朱承逸居嘗東門爲本州孔目慈心好施一日晨出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叩其所以曰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二

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償將同死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親自造其家見債家悍僕羣坐盈門朱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殺三命於汝安乎我爲代還亟取券來卽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役終身不受復以二十千資之而去值歲饑承逸以米五百石作粥救貧活人無算是年生孫股肱並登科第

吳楓山常遊江山見舟覆人溺急捨金覓救凡活二十餘人吳興火災又出金覓人竭力撲救叩頭籲天風反火滅夢神告曰汝真心救人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

矜孤恤寡

註無父曰孤子然孤立瞻依無賴矜之者惻然心傷養之

教之使其成材意無夫曰寡形單影隻觸目淒涼恤之者顧之周之成其美節意此二者是無告之民天道雖慈獨此遺憾王者施恩必先四者矜而恤之則克順天心不悖王道矣獲報豈淺鮮哉

案蜀漢張裔成都人少與楊恭友善恭卒遺孤未及數歲裔迎恭母事之爲恭子娶婦買田宅與之人重其義後爲益州太守

陳喻言已度世爲眞武部下判官一日隨眞武下降忽聞哭聲乃其妻也懇眞君求通音信允命寫書差直符送下書中示其妻以始末且囑曰撫育諸孤保守門戶是矜孤恤寡不但植厚德於人間並可慰幽魂於地下關係陰騭

丹桂籍註案卷二

四

更爲不小

尙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困霖請所託尉託以老母少女及卒霖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泣拜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力請於帝今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每遇灘險見尉在岸隱約指呼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米爲糜粥之需呼之曰合名之曰穎及長深仁篤厚官至大理寺丞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珖攜家自仁興來依之無何士珖病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厚遺其母與妻又命小吏趙汴護送其家吏反命士珖忽憑之曰某不善攝生壯年早逝荷

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流離失所之苦陰君以此重公將福公矣後擇之果陟顯位子孫昌大

杜環父友常允恭以宦沒九江其母年老無所歸冒雨至環家環見大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坐拜之勅家人事如母母性褊急少不愜卽詬怒環輒順之奉彌謹及有疾親爲侍藥卒環爲殯葬歲時祭其墓人咸稱其高義

襄陽魏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號哭截耳爲誓乃止所居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獨棲乃以縷繫腳爲識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五

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寡婦之苦心如此仁厚君子所以必重憫也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卒續娶李氏悍虐異常五子哭於母之塚前夜夢母哭撫兒背取白巾題詩遺開曰新人閒舊人暗涕幾盈襟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遺子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及覺墨猶未乾五子呈於開開以告連帥聞於朝李氏特配嶺南

深陽狄某爲雲南定遠縣令縣有富翁死其婦擁數萬金叔垂涎而訟之私囑狄曰所迫得者中分之狄因拘婦嚴刑拷訊追四萬金叔與狄分有之婦抱恨以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此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牀上忽不見大

驚異未幾徧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而死五子七孫皆患團魚疽相繼而死周傑吉水灘人欺占其孤姪寡嫂基地造樓孤寡莫訴惟焚香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大雷風移其樓於沙上出樓舊地不失尺寸傑跪基上不能言亦不能起如是七日忽曰今知欺凌孤寡之罪矣觀者如堵不一年惡疾而死

敬老憐貧

〔註〕孤寡固宜矜恤而又有當敬而憐者惟老與貧老凡父兄叔伯以及他人之老皆是壽居五福之首苟非夙植善根無由臻此此爲達尊不可不敬敬者致其誠申其愛盡

丹桂籍註案卷二

六八

其養貽其安非徒言貌之奉承也語云敬老得老殆非無自若夫貧人旣不足於衣食復不遂其謀爲人皆有父母彼獨仰之不給皆有妻子彼獨撫之不周禮缺親友疾之逋負債主讎之如此情形實爲可憫憐者周其不足恕其愆尤非徒口頭之歎息也但老與貧俱有兩等老而富貴者敬易盡老而貧賤者敬易弛二者俱不可忽貧而無告者周恤猶易貧而學道者周恤實難無告者志在飽煖爲上者惟在保赤存心周窮濟乏而已學道者志在節義厚德者貴不言而心實憐之陰施其憐之惠陽隱其憐之色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此爲善行其陰德之君子也

〔案〕元周司敬前輩老人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

覆得濟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有人言舟當覆內有周不同在其人素敬老不可壞也爾舟中果有其人否徧詢舟中無有解者曰司字缺左則不成同非賴周君乎於是衆皆謝之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其苛察命穀作一輿送祖至別室穀泣諫不聽隨收輿歸父曰爾焉用此曰留此以待父老耳父感悟卽迎祖歸奉養卒成孝子

楊億以弱冠中殿元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老楊輕侮之翰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搖手曰莫與莫與恐後人侮之億果方壯而卒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徙居焉夜步月至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七

一處聞老嫗哭甚哀公問何故嫗言百年居址一旦決別是以泣耳問其居正五百緡所得者公曰彼以貧故至此旣戀戀何爲使之失所也卽取券焚之令勿徙此敬老憐貧之大過人者

翟乾祐在世時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十五處一日作法召澗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者十有四獨一灘不至天師大怒必欲召之旣至乃一女子衣冠大袖慨然進詞曰觀君之意不過欲平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蠶全賴挽負資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貧民之衣食爲何如太上之意必不如此宜更

裁之天師曰女之所慮非我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以此觀之則上帝之憐貧如此人何可不仰而體之

吳江徐孝祥隱居好學園中樹下土陷露一石登啟視皆白金也祥曰此造化根胡可輕取仍掩之人無知者逾二十年歲大饑民不聊生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啟視依然日取數錠糴米散貧全活甚多銀盡乃已及嫁女惟荆布遺之藏中之銀鏹銖無犯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註措處置也布施也周濟也此似爲有餘之人言之然不言施而曰措卽有設法意故有餘者固當周給卽稍可勉力者亦要留心若夫作倡設法廣爲布施此其功德尤大人當常存此心隨時隨感而爲之與人爲善此類是也道路一室而外遠近皆是飽暖者恆不知饑寒之苦故帝君爲人提醒之曰道路則疏而弗親人所易忽然仁人君子不忍忘也亦不可忘也

案馮琦號琢庵父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向因無子禱於東嶽是夜夢神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爲爾子後生公遂名琦少年穎發二十八入中祕三十陪點相位

富弼鎮青州河決見八州流民無食勸民出粟十餘萬斛

以濟殍者又括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米明年
麥熟各計遠近授糧使歸活者五十萬衆公位至宰相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者卽與之
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
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
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
子依所點葬之累代簪纓甚盛至今福建有無林不開榜
之謠

蕭達漢陽人無子嘉靖甲辰楚大荒出粟濟饑粟盡復捐
千金易粟繼之一夕妻戴氏夢數百人牽裾而跪又一人
手攜兩孺子前曰請爲君嗣所以報凶歲活命恩也庚戌

丹桂籍註案卷二

九

生長子良有丙辰生仲子良譽達欲取人所借諸券付諸
火戴從容曰伯氏亦有貸於人如此不相形乎無索償足
矣萬曆庚辰良有居第一良譽亦高第達壽七十有五置
義莊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復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
之謠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註槨是外棺古人葬有木槨暴露之於日露露之於夜屍
骸暴露慘傷莫甚能以棺槨施之上免三光照耀下免骸
骨分離功莫大焉此是文王掩骼埋胔之意事雖不常有
而見者必當惻然動之於心或自施或糾同志施之有惻
隱之心者應共然也或間力厚者施之不窮力薄者難乎

爲繼曰廣開匠鋪有錢者仍爲貿易無錢者應其哀求永以本爲施濟之本永以利作施濟之用則所費無多而積德爲之不竭更有學道之士不受人憐者此中委曲尤當善全而不露

案漢劉翊舞陰人途遇一士病亡翊以馬易棺脫衣治殮又遇故知困乏遂賣所駕之牛以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視難不救非志士也後爲陳留太守

唐郭元震讀書太學家僮齋錢四十萬至會有衰衣者叩門以五世未葬求助元震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書門下封代國公

宋趙清獻公居鄉時嘗葬暴骨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

丹桂籍註案卷二

薪不知其數後位至執政享壽考

元豐中李純之三任成都漕司掩骼埋齒仁愛著稱小吏徐熙頗樂爲善純之專任之熙不負所委曲成其美未幾熙卒時金花街民王彬病入冥司見朱紫官召熙語曰適天符下李純之葬骨有功更與知成都一任汝亦贊助有力賜一子及第元祐三年純之加寶文閣學士仍知成都徐熙子適果登高第

浮梁甯從禮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贍以錢米享壽八十沒後託夢與家人丁貴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濟人之急坐此陰功慶延孫子汝說與十四郎謙光明年秋試必發解元自此接續科甲不絕矣次年謙光果首薦自

此後無虛榜濟人死喪之急其功如此

明郭敦洪武閒陞衛州知府立義阡以葬貧不能葬及火葬者又爲條約教民患難相恤民皆賴之後官至尙書

羅循吉水人官副使宦遊見一寺有棺七具捐俸命僧瘞之得子洪先廷對第一

趙秋字子武好施捨鄰人李元度母死貧無以葬與二牛資葬焉他日秋夜行見一老母與金一瓶日子能葬我是以相贈子五十後當富貴幸善視我子元度也秋後果獲顯官

進士李若愚施棺槨數十年孫昌祚中崇禎壬午鄉榜順治辛卯年昌祚一夕夢數吏執東請會登堂與朱衣官行

丹桂籍註彙卷二

十一

禮畢見丹墀跪數百人皆大言曰我等俱受伊祖深德者昌祚中壬辰進士累官大理正卿

家富提攜親戚

註提攜提挈也親戚兼同姓異姓非一本枝苗卽甥舅瓜葛力有不逮無惠可施稍有餘資卽當扶助況家旣稱富望澤必多不爲提攜不特刻薄有減算之禍同舟皆敵客之兵矣提攜者或扶其成立或助其成家或代其葬埋或佐其嫁娶或益其資本或教其成名或廣其義莊或固其廬舍之類然提攜內實有二義有財者以財力提攜之無財者以心力提攜之

案北魏時舉鉅鹿人家多積粟值歲歉發糶止取時價之

半族人親故貧約者必周恤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收節
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官至尙書右僕射贈司空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
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
子弟曰我宗族甚眾於我雖有親疏自我祖視之均是子
孫且自祖宗來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
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
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
莊子孫累累輔相此事人人當法而行之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暖
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綿貴絮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買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三

絮衣服族中寒無衣者公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

士居顯位

晉陵人梅麟生平重義慷慨好施中年無子嗜善益篤親
戚有窘乏者輒周之里黨之中咸以仁人長者頌之後生
二子長曰恆次曰鼎家業巨萬壽七十餘

歲饑賑濟鄰朋

註鄰則相相助有緩急之誼朋則五倫之一有通財之
義歲當饑饉豈可坐視不救仁人之心豈止鄰朋但惠之
所施必及親厚帝君欲示人以切近易行之事故僅以鄰
朋爲訓若能廣行陰德立法濟人何可量乎

案漢韓韶字仲黃爲羸長時盜賊羣起聞韶賢相戒不入

羸境鄰邑被寇患者相率依之韶擅開倉賑濟所活萬餘戶曰我活數十萬衆垂死之民卽以此伏罪含笑入地下矣太守知韶性不可屈政多愷悌竟不問後子舉明經官御史

宋尙書張詠守成都夢拜紫府眞君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尙書坐承事之下夢覺命左右召之問生平如何陰德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力出錢收糴米糧待來年新陳未接之時糶與細民價不增分釐升斗如故尙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

眉山蘇公仲杲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鄉及冬年豐人償之辭不受由是祖業敗迫於饑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輒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三

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

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遭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卻是今日死遂分濟之夜卽夢神謂曰汝濟人無我上帝鑒之矣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果得之

李士謙爲開封府參軍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公對衆焚券又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饑復竭家資施粥活人萬計死者埋之無數或曰子陰德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已知之今子已知何足爲德後謙享壽百歲子孫皆顯官

延平府沙縣人祝染遇歲荒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
明絕倫赴會試黃榜將開夢捷者馳報狀元手持大旗書
曰施粥之報果中狀元

饒州段廿八積穀數十倉值歲大饑欲索高價官遣吏借
賑許諾次早見饑民候集悔不肯發衆方喧噪乃與家人
閉門拒之忽天雨晦冥雷火大作焚其所貯殆盡段亦震
死

開封府一富民蓄穀數千石值歲荒家家絕糧閉糶不糶
私謂所親曰數百金難買此儉歲俟穀價十分騰高乃出
糶益富明年流賊破其家席捲一空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四

註斗秤似乎甚微而數皆本於黃鐘原於天地所以虞書
同律度量衡夏書重關石和鈞有道之世必謹權量實爲
此也蓋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今人不知其故惟利己
心重往往輕出重入大入小出不知所益有限所損無窮
無論未必致富卽致富必遭天譴則今日之利處正是他
日之害處宜懇切爲世人言之言公則可告之神明官長
言平則人已之見兩忘人之損陰德折子孫滅壽算招奇
禍不過私心欺心二字私心萌則欺心起欺心一起則入
重出輕奇災慘變必至故帝君諄諄以訓曰須要公平輕
重若止言秤而斗之大入小出在其中矣蓋善必由漸而
大惡必由積而成所謂銖積寸累不見其形忽然而報則

尺度秤升之閒是也

案唐李珣廣陵人賑糶爲業斗秤公平人來糶者珣卽授以升斗使其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給若有神助適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以犯諱因改名寬李相夢入洞府見金牌上首列李珣視之喜極有二仙童自石壁中出李相問此何處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李相至曉遍訪得之遂請至府中問有何功行致仙府題名寬辭不知李相拜問不已寬具以賑糶對李相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疾而卒越三日棺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宋三衢旱太守虔禱弗應夜夢城隍神告曰我非不請汝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五

無德以格上帝明日用陳自量請或雨昧爽請之則一老氓也曰某自有本名平日糶米使人自量因爲名耳用之以禱果立雨

信州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婦賢而有才令理家政付以斗秤各兩等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請求去曰翁所爲大傷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故不敢順翁以逆天才美爲之感悟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様者婦問用此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之用出者用入前之用入者用出以酬昔日過取之數才美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第

萬厯間揚州有一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其子曰我生平

起家在此一秤子問其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中空內藏水銀秤出則倒水銀於頭秤入則倒水銀於尾入重而出輕所以致富當善藏之子心以爲不然父死後子將秤燒燬之煙中化出一龍昇天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痛曰父在日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喪二子天道有知其如是乎歎畢憑几而寐夢至一衙門主者諭之曰汝之父富乃由前生種德所致若今生亦如是則子孫昌大無比矣奈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欺心造業獲罪於天故遣破耗二星使爲爾子卽日將爾父所掙產業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爾產盡嗣絕以示欺心之報今爾能焚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鑒汝誠心因將破耗二星取回卽日降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六

福德二星以光爾後汝當益加勉力爲善毋得怨尤醒時一一記之爲善益力三年之內果生二子皆登進士子孫繁盛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斛斗安在夢中與之旣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卽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水奔屋中財物隨水而去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

武進東鄉顧家用夾底斗出則加底入則去之後雷火震

其居劈碎其牀震死二犬有神降於庭曰此夾底斗之警也姑以犬代死耳此隆慶三年五月初八日事觀此其人必有他善可贖不然犬亦何辜

杭州王用先家資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爲丐

瑞州李九不義而富一日雷電繞室失去斗秤後得之塚中衆怪塚口小而斗秤入其中蓋出入不平故天警之耳卽如吳門金閭爲吳越之衝其間人之取利最巧握算最精起家亦易然一歲之中必遭回祿幾次往往蕩然無遺可知天道好還悖入悖出理固然也可不鑒哉世人萬勿貪小便宜遭大奇禍也戒之戒之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七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註〕奴是奴婢僕是僕隸寬者輕其督責恕者原其愚拙備謂求其全責謂懲其過苛求謂過於刻責吹毛求疵之類此皆刻薄寡恩之事正與寬恕二字相反蓋命有貴賤而其爲人則一也世人不知往往刻於待奴僕若以身設處其地想及子孫之未必免則平心慈心自起矣古人云奴僕亦人子形體欲惡與我相同所少者錢耳時刻以此存心待之自然寬恕人宜勉之但寬恕非縱其逸樂怠惰之謂饑寒必顧勞逸必均欺凌必杜淫情必懲無心過犯必恕皆是看寬字有能容度量看豈宜二字正要人去自反自思昔有賣兒女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

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緣如未斷還望夢來歸觀此情形當爲淚下故幼者當憐其智短老者當念其力衰

案袁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天性多愚作事差錯違背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戾易於抵觸不識規矩所以易遭箠楚然或失手致於不測者多矣可不戒哉故使令之際有不如意處當云小人天性愚故如此宜憐其不足而寬恕之多教誨則省嗔怒矣卽或過犯當懲萬不可遽施鞭打惟徐徐責問得解便已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旣多狼急之性暴忍殘刻不知道理其責備下人尤非丈夫比爲家長者須平日時刻以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六

寬待奴僕之理論之化其苛求戒其打罵家中子弟尤不許擅行打罵有事當告家長奴僕旣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饑寒宿臥處當時刻留心看顧冬之風寒夏之蚊暑時須檢點至於勞逸須均欺凌須杜凡屬家長當書於座右漢劉寬盛服將朝婢以肉羹餉之失手污公衣公慰之曰羹熱得無爛汝手耶一無所責

唐韓愈爲袁州刺史州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令計傭得贖其應沒而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天下著爲令後爲禮部侍郎

韓魏公嘗夜書令僕持燭於旁僕偶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不動顏色公歷相四朝爲宋社稷臣其

度量寬恕如此

戶部尙書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夫婦寶之婢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太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翁者數十次索婢搥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夫奴僕犯罪之大者莫如殺其子此事尙可恕其無心則何事不可寬恕乎

陰鏗涼州人官晉陵太守與賓僚宴集嘗以酒炙賜行觴者衆皆笑之鏗曰吾儕竟日酣飲執爵者不知其味豈人情乎及侯景亂被擒得一人救之卽前行觴者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晨起詣厨躬作粥一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九

釜遍給奴僕始令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告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僕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

自詣厨則食粥無後先有無之弊且自家晨起則衆役畢起此謂之恩中有法

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一塊隨氣上下旣絕復甦謂其妻曰我到冥司爲小奴所訟不可解以我約束太嚴遂至斃今腹中塊乃小奴爲崇妻曰小奴卑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有貴賤冥司則一也未幾果卒

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妒虐縛婢擊其腦婢呼號曰居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苦毒何甚婢竟死後李氏卽病見婢索命頭面生疽晝夜哀號腦潰而死

王某妻極悍有二婢虐使之晝夜不得休息每見其困睡

將阜角滓其目經日不能視人勸之不聽後王某死四子亦相繼死悍妻因病雙瞽凍餓十年而卒

確修陳公曰此輩惟無智慧故爲奴僕若亦有智慧則不爲下賤矣以此存心自然不至苛求

印造經文

註當世經文大抵指三教聖賢仙佛訓典而言造者向所未見未聞而爲之宣通向所已見已聞而爲之刊布印者寫之不盡刷印成編廣行天下也蓋一身之勸勉止足動一時一人之感悟而印造之廣布實可開天下萬世之昏迷陰功廣博食報無疆有力者刊施無力者書錄何可不爲奮勉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二十

案唐李長者諱通元欲著華嚴合論一日負經而行路逢一虎當途馴伏元撫之曰吾將著論釋經能爲擇棲止否虎負元囊鉢行三十餘里至一土龕蹲住元入龕虎便拖尾而去元著論時有二女容色絕世爲元汲水焚香供給紙筆卯辰之際輒具淨饌莫知去來如是五載著論畢便爾絕迹

宋趙璧應舉赴京妻亡璧及第歸將至家見亡妻在路旁哀告云在生殺害物命每以酒醉蠹食冥司罰我在蟹山羣蟹鉗咬晝夜受苦冥司深敬寫金剛經乞寫七卷便可拔我地獄之苦璧到家卽爲寫經方了兩卷至妻墓所見一老翁自稱山神云汝妻承寫經功德已出地獄受生矣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太上感應經文昌陰騭文廣施以薄宦未果其子汪源謹遵先志自己捐產刻成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貲財印至萬部施散於人汪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超昇天堂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已名登善籍矣

瑞安王鳳業醫好戒殺放生刻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等板印施一日病劇夢被二卒攝去至中途見三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王鳳也素刻經文廣布奉行不倦宜速放回二卒應命鳳醒備述其故益持行廣勸後爲仙

黃巖縣進士楊琛未中之時見鄉人刊刻經文布施思念自己無力隨緣助刻第十七號一板夜夢神謂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第十七名進士以此觀之刻經不論多寡以誠爲主楊之少實無力也

休甯方時可家貧多病遇一異人曰子貧而無子壽止三十六欲求清福須種善根時可歸勉力刻太上感應經文昌陰騭文印施刻半病卽減半刻竣病頓愈生二子後皆貴竟壽考終

潁上高天佑同二生赴試金陵聞雞鳴山守源禪師有道行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楞嚴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及放榜果如所言高卒以明經官至州守夫以無心作枕遂至削名則知印造之功大矣

吳門陳松軒順治甲午冬閭門大火城上人見松軒屋上
有長人急救衆驚異未幾左右前後焚盡陳屋獨存叩其
故蓋有所刻感應經板在內故也

武功縣西寺有藏經六生講讀其中寒夜四生取經燒炕
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心甚惡之不敢言卽狀元康對
山也一夕對山夢三官排衙同五生伏殿前中坐者曰汝
四人何敢取經燒炕皆合絕後復問燒洗面水者合去前
程末顧對山曰汝何不言對曰某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
長者曰一言勸止方可免罪今恕汝後得志可護法門驚
覺遂書其事於簡數年四生皆絕戶燒洗面水生以訓書
老獨對山高第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創修寺院

註創建也從來未有特爲創建修整也整舊如新令勿坍塌
毀釋家爲寺道家爲院皆所以供養神明佛像者神佛虛
靈何處不在但像法森嚴甚足動俗人見像生心之意故
創修寺院亦有大功不得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概忽
略也

案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見金一窖急瘞之告主
僧曰吾後日當修此寺及公爲西帥僧使其徒謁之公無
所助但贈書一封啟視之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
四萬二千餘兩用此修寺餘銀復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
得俸銀適合四萬二千有餘

明弘治中龔司空弘嘉定人知兗州府府有嶽廟素著靈異每夜聞鞭朴聲甚厲弘晨往謁初無所見左右曰虔誠夜往當得見弘如其言須臾門啟有袞冕如王者五人出迎敬禮如賓旁見一僧熾炭炙其背曰某寺僧也曾募貲不修建寺院故受此罰聞可解乎曰速悔可免弘辭歸使偵僧果疽發背幾死告之故僧懼傾資修建因得愈

嘉興包信之博學高才累舉不第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卽取囊中十金授寺僧速令修造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細布四疋新衣七件與之曰但得菩薩無恙吾卽裸裎何復僧曰捨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工完同父宿寺中父夢伽藍神來謝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生子汴孫樺芳皆登第

秦州何存敬行商至揚州見一大寺殿宇破壞佛像暴露遂發心出銀五百兩並募同伴建造如新一夕夢神謂曰汝屋當毀以創修佛宇有功亦爲汝更改如新矣視之見已屋有光彩如銀色越數日接家書知秦州大遭回祿延燒一二里存敬屋居中獨安然無恙

洞庭西湖寺爲鄉顯陸某奪作爲書院且將佛面黃金盡剝去已而顯者病痒至刮見骨而死

捨藥材以拯疾苦

〔註〕捨施也拯救也疾病最苦故曰疾苦天生草木一物治一疾之苦此天地拯人之疾苦也但物之生有多寡產之

地有遠近而藥材遂有貴賤之殊在富貴者何求不得哀
此煢黎安得以治其痛苦乎所賴有仁人長者廣行方便
覓應驗奇方以修丸散販道地藥材以濟顛連藥不論貴
賤求者必施病不論淺深知者必救則是天生藥材僅可
以濟有錢之疾苦而廣爲施捨實可以拯煢獨之哀號豈
非補天地生成之未逮而德同覆載耶特思求之者無窮
施之者難繼則亦可廣開藥鋪取富者之財以供貧者之
取亦生生不竭之道也醫家力能爲此尤妙倘有未逮則
醫不計利請不再邀不以風雨寒暑憚勞不以路遠夜深
阻滯惟以在牀褥者之刻不待時爲念其所積陰功亦不
小矣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四

案張彥明善醫貧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亦不計有請者
卽往不論早晚遠近忙暇常雪夜赴人請家人止之曰天
雪夜冷明日往何如彥明曰彼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
乎一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無恙後子孫皆顯貴
醫官甄百里賦性真實凡治病不論貴賤貧富必盡心力
不厭煩苦嘗以藥材施人一日上不豫或薦之一服卽愈
於是寵冠宮禁賜官爵金銀至二萬餘

許叔微嘗以登科爲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
自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
赴之不受其直後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閣處堂
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祿升第

五上乃陳祖言下乃樓材也

丁彥文以藥材起家三十無子發心將藥材施捨救人三年遂得一子名天應自後益施捨無倦雖貴重之味拯人疾苦毫無吝色一日販藥渡海風波大作同行三十七舟無一不覆獨丁舟安然無恙將抵岸衆人見丁舟下有神龍擁護廣施二十餘年家益富後天應登第彥文親受誥封享壽八十有九無疾而卒

金穰縣王叟善醫病者求請立至不以童僕自隨貧家病雖極寒暑再三往不以爲難病可不責一錢治藥不如法不以授人至老不變夫婦年八十餘子四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子孫俱有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五

貴者

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金岑以假方授之不效後岑爲虎所食遺一囊於道上吏拾得之乃眞方也

段承務精醫術一富人病段曰我能療之非五十緡不可病者許其半拂衣而去後如數酬之復以五十金爲藥資求益至二百金始爲治方數劑卽瘥載所獲而歸夢朱衣者曰上帝以爾貪取厚賂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醒覺脊痛令人視之儼如捶痕歸家遂卒觀此則知捨藥材以救人者上帝之眷顧可知矣

醫者劉某爲薛司法妻醫病誤用藥死後數年晝有婦人

緋衣蒙首來稱薛司法妻求醫劉偶不在頃之劉歸路遇此婦數其用藥之誤劉驚駭回家卽死

施茶水以解渴煩

註煩煩悶勞熱也茶水之費無多而煩渴者得之如甘露費少而施多此亦濟人之一端也冬夏皆有利益人宜勉而行之蓋聖訓全篇不越方便二字方便實種德之原也一盃雖小方便之功甚大

案楊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伯雍享年九十無病而終

何一德存心仁厚慷慨好施奈家貧力乏不能遂志惟於冬月措薑湯夏月辦涼水以解道路之渴煩後遭兵困絕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糧一門無食勢不能生忽於庭中蕉上生一甘露舉家取之不竭經月無食不知饑餓兵退家中少長俱安然無恙裴延年兄弟三人家雖貧而好施一日有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越數年遭安史之亂遇老人引入一洞中得脫其難後兄弟皆美官子孫皆享壽考

杭州有一賣菜子事母頗孝一日途遇濟顛禪師師索其芥菜一擔歸告母母曰此行僧也可卽負去至山門師命其和乾泥打合爲丸曰今廣東痢疾甚多汝以此藥賣之每丸止許得銀一錢療一疾毋多取歸可不賣菜矣復歸告母母曰師言恆不謬汝姑往之及至廣東果痢疫延門服者卽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以此致富不復賣菜一

同伴亦負芥菜一擔求師師曰此子前生好施茶水濟路途煩渴沐其惠者今生俱以一錢報之故命其往收此果以養親汝前生從未施捨叫我命汝從何處收耶

或買物而放生

註物指禽獸魚蟲凡有生命者俱是上帝好生卽昆蟲草木均不忍其死故傷生者恆多慘報夫人以前生之過致今生之饑寒奈何以口腹之微造彌天之惡孽豈不大謬人能隨遇生物徧買放生無論物類之報恩種種不一而上天之錫福厯厯無遺經云放生得生其理易曉又云放生戒殺必獲長壽報更須推此心而廣之由物而上及於人刻刻念念已饑已溺以聖人之心爲心其功德更大矣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七

愚嘗歎今世士大夫不惜民命而僅惜物命此亦未嘗權而度之也而放生必須隨所見聞而爲之若拘一放生之社定一放生之期恐放者有限而所殺者反無窮此尤不可不知更有不必費錢者如當官禁殺牛犬禁無賴畜鷹犬漁人用細密網農人殺活物糞田及家中不畜雞鴨猪魚皆大功德

蓋立放生之社放生之期貧民欲因之而射利故曰所殺者反無窮

案黃魯直謂子瞻曰某適至市橋見生鳶繫足在地哀鳴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買而放之予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今日我家常購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

莫教閭老斷自揣看何如子瞻聞之愀然歎息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鱸魚數萬陶謂張曰
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遂
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陶夢神云
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陶祕而不言後放榜
果有名乃笑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德
獨歸於我不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矣

長洲韓太史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每早起持帚掃
兩岸螺螄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脫漁人之取有時榜腹
掃及數里又途見攜網所遺螺螄等物必拾投水中丁卯
年太史赴鄉試夢神告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
林官至一品後仕遷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凡人貧而
無力買者當效此也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二十六

嚴泰爲賈廣陵逢一船載龜五百泰以錢五千買放江中
賣者行未十里人舟俱覆是日泰父在家有烏衣客五百
人詣門寄宿送錢五千曰令郎附歸後泰還家父問所由
泰茫然不知對父因說客形狀及附錢月日始悟卽所放
龜也後遂致富

青浦朱公字三泉順治庚寅至澱山見漁人賣一大鼉買
放之以小銀牌繫其尾爲誌丁酉歲孫諱袞字秩公入秀
水泮歸由澱山道見一大鼉尾有銀牌迎舟相向作躡躍
狀歸告父漢雄公始知庚寅故事癸卯科秩公發鄉薦丙

辰捷南宮由中書爲樂平令偉績賢聲滿於江右

新安胡德昌諱應全休甯人也幼孤事母節婦鮑氏極孝素敬三寶好放生行買於松江三團鎮年四十無子產五女人勸其溺不從癸巳仲春夢至城隍廟見神微服坐再拜神爲扶起命坐曰爾本無子以放生有功一心行善今陶姓第七子有善根爾當繼之夢覺正值朔旦隨至廟行香異神坐一如夢中初三昌妻程氏亦獲異兆丑時遂產一子卽名繼陶後昌移居青浦爲善益堅放生愈力施藥濟病刻感應篇陰騭文三千卷繼陶年十六痘疹危篤復刊高王觀世音經千卷神佑如響後娶媳金氏夫婦曲盡孝養奉侍湯藥與昌夫婦無異昌壽六十有九庚申五月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九

無疾豫知大限遺訓畢左手結眞武印右持素珠慨然而逝繼陶諱萬績字懋攸痛親染病昌卽降靈自稱天庭考校言歲事豐歉子孫後事無不歷驗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閒步過長安橋見賣犬肉者縛一犬至客問其價買放之犬卽隨客不離數日後客雇船往江陰發賣棉花有銀三百兩爲主家一僕竊見卽與船戶合謀以酒醉客用蒲包札緊投入水中而去此犬卽跳上岸跑入村家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水中銜起蒲包村人解視客尙未死因救醒仍往祝家僕與船戶尙未歸也主家藏客僕與船戶歸獲住解縣立正典刑

康熙庚戌二月鎮江京口一徽商附漁船至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買放中有整銀不覺露眼漁人遂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斂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燾以大網裹商投之江中網順流而下至守汛地處汛兵忽見巨魚從空一擲竟來取網解出乃人也尙未氣絕向兵白其故立拘漁人解至將軍府戮之銀仍歸商

壽禪師放生而證佛果孫真人全蛇而得仙方孫良嗣放雀有百鳥銜泥以助葬熊慎棄網由于魚念佛而獲金屬師活鯉於元村增壽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獲報雙珠酒匠救蠅判死刑而蠅來抱筆廚婢縱鱉遭熱役而鼈出數泥李景文每就漁舟買放及服丹中毒魚吐沫以解之毛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十

寶偶買白龜放水及戰敗自溺龜承足以渡之放生之報不可勝述略舉大概歷歷不爽仁人君子宜勸勉之

或持齋而戒殺

註持齋戒殺與上買物放生等皆是誘人爲善之術但買物放生功德甚大而貧者恐未能此則貧富皆可力行齋不論久暫是齋必須持持者一心不二堅守不移以心持之之謂也殺不論物命之大小是殺必須戒戒者永不復犯不但無殺孽並無殺心之謂也此二事人若能持戒得定便可立地明心見性要知畜生皆前生造孽所致無論彼此相殺冤報鑿鑿但回想其本來面目何苦我亦投於羅網經云若要延生只須戒殺洵不誣矣

案胡廬山曰世儒語不殺生必斥曰此佛教不知禮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則不出見聞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

東坡蘇子曰予少不喜殺生近始得斷有餽我蟹蛤者卽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亦愈於烹煎何忍以口腹故使衆生受無量怖苦

景泰間臨清生員李清病卒閭君問在世作何善事清對曰每逢四月初八釋迦聖誕持齋一日念佛萬聲閭君稱善因問我十王生辰何無人持齋念佛清曰世間不知聖

丹桂籍註案卷二

誕故閭君曰今示汝降生之辰汝還世普告世人是日持齋念佛得除罪過生天道

謹附十王誕期於左

正月初八第四殿五官大王聖誕 二月初一第一殿秦

廣大王聖誕 二月廿七第六殿變化大王聖誕 二月

廿八第三殿宋帝大王聖誕 三月初一第二殿楚江大

王聖誕 三月初七第七殿泰山大王聖誕 三月初八

第五殿閻羅天子聖誕 四月初一第八殿平等大王聖

誕 四月初七第九殿都市大王聖誕 四月廿二第十

殿轉輪大王聖誕

金陵楊章妻選一娠三十無子卽與夫別居聽其娶妾惟

持長齋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合家持準提咒及臨終之日家人見童子四人持香花及燭接生淨土婦乃合掌念佛而逝

青陽吳六房僕人吳毛平居持齋戒殺誠實修善後左兵渡江合家避去吳毛獨代主看家被賊七鎗而死主來毛復甦曰我有夙孽當受猪身七次因齋戒之力僅以七鎗散寃從此往西方矣合掌而逝

張從善年十五嘗持活魚刺指痛甚因自念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剔腮剖腹斷尾剖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盡放溪中自是不復傷一物享壽九十有八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誓戒殺生力行善事已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功不但免天可望期願享年九十餘卒

宜興陳信素戒殺生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衣數人以物分於人家信曰何我家不及黃衣者曰此瘟疫也信曰吾家何故獨可不及黃衣者曰汝家三代不殺生故無瘟疫報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言畢俱不見其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後子孫俱登第

孟兆祥領鄉薦患脾疾夢至冥府冥王謂曰汝祿尚遠大但殺生不戒遂折爾算今速宜戒殺持齋刻夢中語示人庶可贖此罪孟許諾竟夕乃甦後會試畢有訂遊西山者夜又夢主者厲聲叱曰吾貸汝命速將夢語廣布陽間否

則立擊汝死孟倉卒遽還邸舍行李不及收封閉一室是夕棟折所臥榻爲齏粉因刻夢語篇行世

婺州陳嘒有姻家送一羊租戶以一猪償債嘒欲元旦待客殺之其弟峒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夢人引入一衙門見官府升堂案上有三簿一日放生一日殺生一日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峒某日救一羊一猪令峒書字峒曰雖勸卒殺不敢冒功傍有一黑衣一白衣者向峒拜曰當時荷蒙援救雖令兄不從君之恩不可忘書字畢乃醒以告兄因而一門戒殺世世富貴

蕪湖第一酒家累資數千而所殺生命不可勝數人勸改業弗聽其子年二十患肝疾頭不能仰痛楚呼號二載忽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一日見有無數雞鴨索命嘔血如注腎囊脹破手足搖搖如雞鴨被殺之狀死時遍身血痕皆雞爪跡不一年家遭回祿產業蕩然一門盡卒於瘟疫

泰州定安鎮姓韓者自幼屠猪一日忽自煎百沸湯傾滿宰猪盆解衣就浴妻立阻不得遂入盆中輾轉皮膚潰爛不知痛楚且自拔其髮舉以示妻曰這猪頭還有毛人不買也遂死

金秀才准人也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手股閒忽生一癰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

雲閒顏章敬字生愉不嗜殺生而未能力戒康熙十五年

九月十五夜夢一羽士形似呂祖率敬遊於金臺之上復見北向一臺五彩俱備羽士曰此仙家鍊丹臺也敬問鍊丹之法曰日打百鳥爲度敬蹙然曰上帝好生惡殺此言何謂也羽士遂不見忽有無常在側曰奉上帝命送長生位與汝敬見龍邊綠地上書曰上帝好生惡殺長生位敬因想位曰長生而屬無常者乃天命無常之意前好生惡殺即可長生不能則否須臾俱不見臺上忽現出三尊大佛金光燦爛滿地金沙敬赤身叩首愧赧無地又見三尊佛從西方來敬即叩首曰弟子奉齋不謹奈何弟子欲心未斷奈何第一尊不顧而去拜第二尊亦然拜第三尊佛將右指點敬而言曰欲心易斷齋心易謹恐汝自不肯耳

丹桂籍註案卷二

敬復稽首曰予一念奉齋見葷腥便動念一念斷欲而欲心復起何道而可以見葷腥不動念欲心自然不起佛將左手向東北一指空中復現金蓮內佛一尊對敬曰向佛拜汝念念是佛何怕欲心不斷念念是佛何怕齋心不謹言畢而去敬即拜佛而醒因虔奉斗齋嚴持戒殺不特雞鴨魚鼈不敢動即蟲蟻細命亦不敢傷猶恐家人不謹背後犯戒特於竈神前誓於家人曰倘家人不謹背後殺生即減敬年一歲於是家人畏謹凡屬魚蟲活者必放不敢復傷如是三年至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次男光斗即秉衡發熱出花十九日痘現復收已成反關發喘名醫束手無救因虔禱於上帝與帝君之前求轉死回生至二

更時分男昏迷頓醒目見朱衣神拂其體復發熱出汗天明瘡花復發要害全消更覺稀朗十八年正月十五夜夢率男拜謝帝君帝君曰此戒殺報也汝不殺衆生故不殺汝子因醒告家人曰永守勿忘天高聽卑敬現獲戒殺之報矣幸天下之仁人君子共勸勉之

客人吳兆興北京人也戒殺持準提齋咒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停船京口馬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云家常飯兆興力勸不從兆興登舟夜夢一三眼多手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矣將來正有好處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但彼若從汝言尙有一年壽明日午刻喉疾而亡矣覺來驚駭及天明卽去生理相忘其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五

夢至晚歸船聞其家哭聲大振詢其人曰卽殺雞者問其病曰喉疾也兆興駭報應之速如此刊以勸人人何可以口腹之故自蹈於禍也

青浦東門內翁某父某以宰豬爲業老來兩手僵直晝夜並連不能伸屈如細綁猪足狀時刻疼痛叫人以引線刺之其痛少減三年而卒其子不能改過復習父業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傍晚忽起天火攢燒一家四鄰無害逼鄰某樓房開壁紙窗已經遇火竟時不焚獨翁家忽成灰燼

松江東門外張塔橋張某者以宰鷄鷺爲業一生積置房屋數間命田二三十畝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雷雨

大作忽滿室烟火將伊宰生器具並匣中田房戶契盡行震碎吸投河中鄰右驚駭越數日作雞鴨狀卒

舉步常看蟲蟻

〔註〕此與下禁火句皆是戒殺內事言其易犯者且不可犯則其餘殺生之事安可不時刻存之於心蓋草木猶天之生命古人方長不折況此有形有性能飛能動者觀上救蟻獲狀元之選則蟲蟻何可忍之世人愚昧往往於草木蟲蟻視爲無知之物其違上帝好生之戒多矣常者是時刻照顧之謂時刻照顧尙有誤傷豈可隨足而蹈世上有等小兒以飛蝶爲玩物以殺蟲爲遊戲致大犯天折小犯瘡痍爲父兄者不可不爲痛戒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六

案梁榼頭師戒律精進武帝崇信之一日上與師對弈欲下一殺著因大聲曰殺卻使者不詳遂出斬之後上復召師乃奏曰已奉旨殺訖帝流涕悔憾因問師死何言使述之曰僧無罪卻是冤孽前劫我爲沙彌冬以剗地斬一白蚯蚓是帝前身故受此戮帝因作佛事懺之

宋仁宗在宮中凡便溺時必照顧蟲蟻慈心及物故享位最久帝王且然況庸人乎今人便溺隨地自肆濕生之類傷害無算積而計之獲罪非小更有人家奴僕不顧蟲蟻燒潑熱水蛭蟻之屬多被傷害尤宜戒之

胡僖字伯安當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搆火將焚之僖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

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迫入試構三義思窘甚忽蟻集筆
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
薦主司謂公經義殆有神助公知爲蟻報益好存活蟻蟲
舉步不輕下足官至觀察

武惠王曹彬所居堂屋敝壞子弟請修彬曰時方冬月牆
砌之閒百蟲所蟄恐傷其生其待之後子孫奕世貴顯
昔有比邱與一沙彌共處比邱入定中知沙彌七日當死
因諭曰父母思汝汝可暫回過八日再來欲其死於家也
沙彌既歸八日復來比邱異焉復入定觀之乃知沙彌歸
於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水不得
入以此延壽一紀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七

杭州一婦某氏惡蟻循行廚竈輒燒之又常以石灰填虻
蚋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偶婦出外歸見牀閒一黑團驚視
之則其子也羣蟲蟻與虻蚋攢嚼無縫而死矣

有彭和尚者性惡螻蟻火燒湯潑不可勝數及病篤螻蟻
滿牀上周匝其身因遷於別靜室將石灰周繞之又自空
飛來卒爲所害及死口眼耳鼻皆滿觀者如市因而一方
共以爲戒

某人者往松江東郊三角地開腐店有子勇力過人康熙
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天氣忽熱於水邊見大蛇一條
入洞某執其尾倒拔斷鄰婦楊氏見之云打蛇不死必有
餘害應掘得其上段亦殺之某卽掘之不得又鄰人某曰

應打爛拋之對河又鄰人周某曰應打爛而煨之某卽將
蛇尾打爛拋之對河初八日某卽病下半身痛不可言諸
名醫俱不識朝夕哀號不絕百禱不愈越數日鄰婦楊氏
忽見此蛇暴死又數日鄰人某暴死又數日鄰人周某亦
暴死目中俱見此蛇而某之痛苦日甚一日至二十三年
三月忽起遍身腐爛出蟲成團至四月初八日自頂至踵
寸膚落盡僅存白骨而死初十日將入棺其父夜於地上
踐著一大團甚異舉火視之乃卽前所斷之大蛇也驅之
不動因拜而告曰我子殺汝我誠敬力禱汝不肯捨今四
人俱死可以已矣我與汝無讎汝無驚我蛇忽疾行處於
棺下俟蓋棺畢蛇卽疾行而去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禁火莫燒山林

註禁者嚴戒之意火性猛烈物不可遇山閒林木之地皆
飛禽野獸所棲草茅之內百蟲所集若縱火燒之則億萬
生靈俱爲滅絕豈不大干天怒故焚林而獵與竭澤而漁
填穴覆巢其罪相等帝君恐人無知而蹈於無聞之罪故
諄諄戒之嘗有小兒於荒地墳墓間戲放野火父兄家長
不可不爲痛戒清明表墓易於誤犯亦須留心要知一時
快意歷劫難逃也

案唐汾州獵戶摩兒一日與男師保相繼而死比鄰有祈
隴威者病卒復甦曰於冥司見摩兒與師保父子在湯鑊
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隴威問其故曰常

以火燒山林故受此罪

唐屈突仲任好焚林恣獵殺害無數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謂仲任曰汝殺業無比何法可救任叩首哀求判問明法者明法者曰必得受殺者肯乃可盍誘之曰任殺命無算今鬻割其肉無益於爾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而諸類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瀝其血一盆徧灑之諸類憤食其血乃姑許因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罪如是數年乃卒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焚獵殺害甚多後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羣獸烏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命將盡惟存一束黑骨而已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九

高陽許憲爲餘杭縣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放火大獵忽有白麀從屋後出命以火圍之風吹反覆其面焦頭爛額而斃憲繼以事免官

德興有程姓者世業弋獵常以火焚燒山林家道頗裕輸租入郡適有市紙面者買其六面分與六孫六孫甚喜各戴爲戲家畜獵犬數十頭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

點夜燈以照人行

〔註〕月晦無光天恩有缺雨雪泥濘行人尤苦夜燈之點費少功多所以點燈之心生生應得明眼之報爲其心不欲人陷於黑暗也經云人點夜燈上界視之其光如電故人

遂名天燈又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室以其普照行人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鰕可免網罟則不特濟人並可澤物若能勸里中之人五六家一點燈燭輪供火光連續卽爲不夜之天長明之月補天恩之未逮功德豈淺鮮哉

案宋王榮家頗厚因無子力行善事嘗建天燈於要路每月黑則點照行人又設小燈百枚遇黑夜遠歸者卽給之天雨則捨草履雨傘如是數年連生二子聰明穎異皆成進士

吳郡邱繼周爲邑庠膳生樂善好施凡宗族鄉黨姻戚知交無不沾其惠者每以昏夜施點燈燭以便人往來久而不倦後享遐齡崇祀鄉賢子近義孫士芳曾孫之蕃相繼登科克成其家

陳覺一年之內闔門盡遭雙瞽醫禱兼行無效一日遇一異僧語之曰汝一生以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覺願改過自新以求醫治之法僧曰永點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卽奉行不倦並勸里中共施點照三年之內始終如一日一門俱不藥而愈來年瘟疫徧及獨陳覺里中俱得安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註濟渡在大人爲偏小之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士庶人能於不便之處力行方便之事此一念能感

格上蒼與功及萬姓者同況江浦巨津有不可以橋梁通者則爲政者亦不可概以偏小視之小則免人厲涉之苦大則除人飄沒之災此方便中最利益者有力獨造無力勸成皆有大功也經云作舟楫渡人者得隨意亨通永無險阻報又云得貴人提攜報自欲廣福田以下至此歷舉爲善之事諳諳以示勸

案宋蕭振溫州平陽縣人家居浙江生平好獎善類見江濱過客有飄溺患因造巨舟募工以濟人人頌其德名其地曰蕭家渡後登第爲成都太守

海南倫公文叙父好造舟渡人施茶濟渴後生公狀元及第亦好善一日見里人顧紀將殺一子母牛牛銜刀以蹄

丹桂籍註案卷二

早

踏入泥中公買放之神報夢曰汝父捨舟施茶貴積爾身爾又積德宜益昌爾後後三子果悉登甲第
楊少師榮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財物獨少師祖父惟以救人爲事財物一無所取鄉人嗑其愚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

三公

高郵羅州判者賦性仁慈弘治初運河未開河中大風時遭漂溺羅每俟風作必率役人夫甲等集艇以爲救援之計他日一舟中流遭覆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之人皆死所救活者惟一少年至岸視之乃羅之子也自鄉來省親而附此舟父子感泣叩謝天地天之報施何速也

方世隆好造渡船以通斷路以濟浮沈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戰敗爲賊兵所追至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路問此地安得有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路疑之及至岸忽不見矣路因知此乃父造船渡人之報也遂對天拜謝追兵不得渡而返

蜀人徐宗仁鄉有兩石橋夾江水勢湍急渡者溺死甚多蓋因船小石觸之卽碎故也宗仁乃造巨舟兩頭裹以鐵葉命僕撐渡忽有道人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今有陰德可延徐又夢至一府見濕衣鬼三四百執卷王前言徐宗仁濟生拯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王呼左右以卷示曰汝陽數當盡因造船功大今延壽三紀及覺益樂善好

丹桂籍註案卷二

四十一

施果逾三紀而終

孫三居涑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至冬月用板七片救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渡人當延壽一紀後享壽八十無病而逝

